

许杰

鲁迅研究和鲁迅精神我见

——《鲁迅美学风格片谈》序言

我曾经说过，鲁迅先生的著作，精深博大，他给予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贡献与影响，在中国整部文明与文化史上，只有孔夫子方能与之媲美。

我也曾经说过，鲁迅先生毕生所留给我们的伟大著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全世界文明、人类的文化财富；这是一座矿藏，也是一座宝山，只要你能深入宝山，发掘矿藏，你一定就有你的收获，绝对不会“空手而还”。对于鲁迅先生著作的深入研究，的确就是这样。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的文坛，似乎出现过从文字到文字的现象，他们忽略或者忘记了鲁迅先生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因而有人提出“要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而且试探着什么才是鲁迅精神，而且也写过文章。当然，我们要学习或者研究鲁迅先生的文章，最好还是秉承鲁迅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原则，“倘要论文，必先顾及全篇，最好顾及作者的全人。”对于鲁迅先生自己文章的研究，这从全篇到全人，或从全人到

全篇的研究方法，就是给予我们如何探索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指示。

我对于鲁迅精神的探索，曾经给它归纳成这样的四句话，十六个字。虽然未敢自以为是，但也自信未必一无是处。我说的这十六个字，便是“以身许国，身体力行，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我自己在想，我们如果能够渗透这十六个字的所谓鲁迅精神，那末，不管是从对于鲁迅先生的人格品质——即是对鲁迅先生的高尚人格和道德品质的研究，或是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美学或文艺哲学的研究，都可以同这十六个字概括的鲁迅精神，融会起来，贯通起来。这就是我平时对于鲁迅研究的一点看法。

这一次，施建伟同志把他写成并且即将出版的一本新著的原稿，给我看了，我也同样有这种感想，而且也加强加浓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鲁迅精神的重要性的认识。施建伟同志的这部新著，是从鲁迅的美学风格的一个角度，也即是从鲁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笔调、情趣以及艺术手腕和艺术表现方

高。中国作家在新、马的活动得到当地作家的重视和肯定。征埃曾著写《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而获书籍奖。祖籍中国的章翰也曾撰写评论《鲁迅与马华新文艺》。这些活动对于宣传鲁迅、使鲁迅深入人心，显然起了不小的作用。

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

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附本文主要资料来源：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象》；方修编、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马华新文学大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版《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等。）

法等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的，看来这似乎是纯艺术纯形式——也即是不一定涉及思想内容或比较远离思想内容的研究——纯美的美学风格的研究，但其实际，却也不能不说是和鲁迅精神无关。反之，这倒不如作为内在的鲁迅精神自然外露的一项说明和例证。施建伟同志的这部新著，正标题是《幽默和讽刺》，副标题是“鲁迅美学风格片谈”。这就明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这部新著中，从表面看来，正如它的标题所示，只是对于鲁迅作品外露的风格的美及美学风格的研究，仅仅是属于外露的形式问题。但其实质，却是现阶段对于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根据我的偏狭的眼界，至少已是显示出“突破”的苗头。我们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一些所谓鲁迅研究者，有意要把他捧到“神化”的地位，而且把他用作打人的棍子，这且不去说他。就是一些强调思想性的研究，机械的运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公式，只在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性上下功夫的同志，有时也会在理论上碰到难以说明透彻的地方。有一个时候，鲁迅研究的论争，似乎只是停留在阿Q的典型性以及阿Q究竟是什么典型的讨论阶段。同时，也有些同志，却完全把精力用在文字的考证与注释上，只是让研究跟着资料旋转。当然，这样的研究，自然也很重要，他们作出来的成绩，也应该肯定。但是，从鲁迅研究的发展与其前途着眼，这样的鲁迅研究的形势，似乎非有一个“突破”的机运到来不可。我曾经说起，有人提出要以鲁迅精神来研究鲁迅；我也把这口号接受过来，自己试探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这也不能说完全和这希望“突破”的机运的到来绝对无关。如今，我看到这部新著的作者，虽然没有提出有心要打开这鲁迅研究的新形势和新局面，他完全着眼于鲁迅作品外露的美也即是美学风格的探讨，但其实质和所达到的影响，将会突破鲁

迅研究的局面，把鲁迅研究带到一个新的天地的。这就是使人高兴的地方。

是的，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示，它所接触、所探讨的只是鲁迅作品中的美学风格的一个方面，幽默与讽刺问题，但其实质，却是通过对于鲁迅作品所流露的幽默与讽刺的研究，进而讨论到它们和滑稽的内容与界说问题，也讨论到由于幽默、讽刺、以及滑稽等因素所构成的喜剧性和喜剧美的问题。从而再进一步，从喜剧与悲剧的辩证关系的存在，——认为对于阿Q的悲剧典型的研究，只有以悲剧喜剧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美学范畴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准确的把握阿Q性格的审美价值，这就达到鲁迅研究关于阿Q典型的评论的新高度。

一切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作者内蕴的精神的体现，这也就是说，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尽管鲁迅笔下所描写的阿Q、祥林嫂或是孔乙己，并不是鲁迅自己的画象，但在这些形象的描绘中所传达、所透露出来的精神却到处透露出鲁迅自己的精神。这同样是鲁迅精神的反映，不过他所反映的方式，除了题材的抉择、人物性格的刻划以外，即使是在美学风格的艺术表现方法与态度上，也同样的透露出他那内蕴的崇高人格和道德品质，也即是鲁迅的整个精神的。这本新著的作者，在分别论述过鲁迅和幽默、鲁迅与讽刺以后，特别的写出一审题为“于平常事中见讽刺、幽默和滑稽”的文字。作者的笔锋似乎只在平常与不平常或从平常看出不平常当中做文章，但其实却是深入到鲁迅的作品里面，体会到鲁迅在作品中随处所流露出来的这种精神，而后才得出来这样的结论。这不仅是作者“读书得闲”，方能“俯拾即是”。这也因为在鲁迅的作品中，到处流露出鲁迅对客观事物的美学情趣与美学风格，从而在平常事物中透彻的看不平常来。鲁迅的这种观察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态度，完全是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

“鲁迅生平流动展览” 今年九月将赴西北地区展览

北京鲁迅博物馆将于今年九月赴西北地区进行“鲁迅生平流动展览”。展览的内容分生平、传统的反思、从《呐喊》到《彷徨》、匕首与投枪、新兴木刻的拓荒和奠基、文化交流六部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自治区鲁迅研究学会的大力支持下，九月下旬流展将在乌鲁木齐市开幕。

“流展”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彭小苓)

质，还是由于鲁迅的崇高的人格，亦即鲁迅的精神所决定的。

我在前文当中，曾经说过我给鲁迅精神，概括成十六个字。我觉得，这本新著的作者所得出来的结论，如果能再进一步的加以阐发，那末，对于鲁迅精神的研究和探索，处处都可以接触到以身许国，也即是爱国主义精神，身体力行，也即是战斗的实践精神，以及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的精神的。

学习并且研究鲁迅的著作，探寻鲁迅的精神，并且以自己所探求得到的鲁迅精神，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特别是在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具体实践中，如何作出我们——鲁迅研究者应有的贡献，同时，这也是我们——鲁迅研究者应尽的职责吧！

这就是我在看过施建伟同志这部新著以后所引起的一点感想，我心愿把它写在这里，并请作者和高明的读者指正。



以及他那内蕴的鲁迅精神相一致的。而且也由这种内蕴的精神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在阅读鲁迅的作品同时，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美学情趣和鲁迅的美学情趣结合起来，那末，对于鲁迅在作品中自然透露出的美学风格，就不会体会得这样深，或者，甚至体会不到的。可是，我们的这部新著的作者，他那深入客观事物的美学情趣与审美观念，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接触到这一点，所以他就能左右逢源的达到俯拾即是的地步了。于平常事物中看出不平常，这是非有高度的观察能力不可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彻。这在鲁迅，由于他那崇高的人格和世界观所决定，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以及爱憎分明的精神所决定，当他观察到呈现在他的眼前的一切现象时，他就能在一般人所认为平常现象当中，看出不平常的现象来了。同时，也就由于他对所看到的不平常的现象所引起起来的反拨，他在不能正面的肯定它，又未能彻底的否定它或推翻它时，因而，在言谈之间，在表现方法之间，这也就是说，在美学风格与美感欣赏方面，就不得不以幽默或讽刺的态度出现，狠狠的加以讽刺一番了。鲁迅对于旧中国人民国民性的考察，真是爱之深，所以也就期之切。他要揭出旧中国人民的痼疾，目的在引起人们疗治的注意。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鲁迅对于旧中国人民典型性的概括，对所谓阿Q精神的指责，抱着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既同情又怜悯，既卑弃又珍惜的态度，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国民性的态度，总是杂糅着珍惜与鄙视，同情与怜悯的复杂心理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鲁迅作品中的讽刺、幽默，以及他从喜剧中透露出悲剧、在悲剧中看出喜剧的成份从而更增加了悲剧中的悲剧成分，这一切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固然是由于鲁迅的美学风格所决定的，但其实